

由“傩”入“赛”说

杨孟衡

[山西临汾·1990]中国傩戏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中华戏曲》[1991]第12辑

-

当南方诸省掀起“傩热”，有人以为发轫于中原的傩已在其本土悄悄地消失了。非是。古傩的故乡繁衍生息出“赛”的家族，即是傩的嫡亲继承；至今存活于山西乃至华北地区的迎神赛社遗留着许多傩的文化基因。或可曰：“傩”在“赛”中。

(一)

古傩，是人类童年文化的产物，古属冀州的三晋大地留有它浓重的投影。大约在商族与夏族两个部落相遇于黄河腹部¹（今晋南、豫北）时，部族间的争斗与融合，形成了漫长而朦胧的神话时代。

“东方水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注：旧说云祝融），执衡而治夏；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北方木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淮南子·天文篇》）。一幅多么完美的神国统治图！黄帝居中，辅佐他的属神后土，执绳而统制四方。神国的总体布局，导致人类童年文化的中心汇于中原，由此而滥觞“黄河文明”；傩与赛作为民俗文化现象，盖亦源于此也。

稽考神族谱系，傩坛和赛场供奉的祖先神、自然神均系同宗。东方天帝太皞即是伏羲，他和女娲本是兄妹²，或者竟是夫妇³；而近

人考证伏羲也就是盘古⁴。正是这些远古神演义出洪荒时代的种种创世传说。如今雒坛上供奉的雒公、雒母，也就是这一神系家族的始祖。南方的天帝炎帝系太阳神，尊为神农，《白虎通·五行》云：“炎帝者，太阳也。”他与黄帝又是“同母异父兄弟”（《绎史》卷五引《新书》）。炎帝，号烈山氏，姜姓部落首领；如今南方的雒坛上供奉的祖先神亦多姜姓，如湘西侗族雒神祖先曰姜良、姜妹。西方天帝少昊，号穷桑氏，据《路史》少昊系黄帝孙；而北方天帝颛顼又是少昊的侄儿，黄帝曾孙⁵。这样，西、北天地均在黄帝嫡系子孙掌握之中，倒也符合远古“地缘政治”的划分。作为中央天帝的黄帝，即后世所谓“永恒的宇宙统治者——玉皇大帝”，无疑应是中原雒坛或赛场上的祖先神。新近发掘的古赛抄本《唐乐星图·听命文》在请神、安神的赛仪中，首先由主礼生（勘輿家）奏禀“昊天玉皇上帝尊神”宣告“圣谕”，阐释“春祈秋报，夏赛冬祭”的办赛宗旨，对参与赛事的大小社首、乐户艺人以及各项奉神执事人等晓谕祀神礼仪和必须遵守的规则，谨请“皇天圣众升临宝殿，后土诸神降于香坛”，在奉祀“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的序列中，“昊天金阙玉皇上帝”赫然居中，他的“同母异父”兄弟“神农炎帝尊神”紧傍其侧，而后土诸神则依次排列两班。中央天帝及其“执绳而制四方的属神后土，其神职万古不易，至今还威仪昭昭君临于赛场及整个赛事活动的全过程。

从炎、黄二帝及其子孙们的活动中衍绎出来的种种神话，可能是远古“历史上突出的片段的纪录”（翦伯赞：《中国史纲》）；如黄帝和蚩尤的战争，当暗示蒙古高原系人种和南太平洋系人种在中原的接触（同上书）。发祥于中原的雒，所表现的艺术内涵，似乎也暗示着远古的生态环境和人与大自然争斗的历史内容。有的学者

论及“驱傩”中的主要角色方相氏即是蚩尤衍化而来，我以为这是颇寓历史质感的推断⁶。当皇帝在西泰山大会鬼神的时候，凶猛善战的蚩尤带领着群群虎狼在前面开路，俨然充任“卫侍长”的职责（见《韩非子·十过》）；所以，当“（轩辕皇帝）周游时，元妃嫫祖死于道，令次妃嫫母监护，因置方相，亦曰‘防丧’”（《事物纪原》“方相氏”条），黄帝再度起用蚩尤担任方相神职，看来亦在神国的情理之中。尽管古书记载，驱傩上限为“周官岁终命方相氏率百隶索室驱疫以逐之，则驱傩之始也。”（同上书），但其表达的则是远古先民对大自然幻化了的生活内容。

随着社会的演进，“傩”中的人与事又继续在“赛”中衍化。如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乃驱罔两（魍魉），以肆志于诸侯”（《路史·蚩尤传》）；“蚩尤氏帅魍魉与黄帝战于涿鹿”（《通典》），结果被黄帝“战执尤于中冀而殊（诛）之，爰谓之‘解’”（《路史》后纪四）。沈括《梦溪笔谈》云：“解州盐泽，卤色正赤，俚俗谓之‘蚩尤血’”。涿鹿之战，蚩尤败退到冀州中部，被黄帝捉住，身首分解，故名此地为“解”，即今山西解州镇；附近有盐池，亦名“解池”，方广一百二十里的盐池中卤水正红，相传那就是蚩尤被杀流下的血。“传说”至此，蚩尤在山西境内的命运又发生变化，竟然与出自解州的后辈关羽恶战起来。请看：“李晟镇河东日，夜梦伟人来谒。自言：‘汉前将军关某也。蚩尤为乱，上帝使某征之，顾力弱不能胜，乞公阳兵助我。来日午时约与彼战。我军东向，彼西向。’语讫而去。晟早起，心异所梦。令军士列阵东向如所戒。是日天色晶朗。至午，忽阴云四合，大风骤作，沙石飞起。晟曰：‘是矣’。即令鸣鼓发矢，如战斗状，久之，风止云豁。视士卒似多有伤者。其夕复梦来谢云：‘已

胜蚩尤。’ ”（见《蒲州府志》卷二十四）。这段逸文引自唐人小说。另《关帝志》一书也有类似记载：“宋政和年，解州解池盐到期而败，课辄不登，帝召虚静其人询之。奏曰：‘此蚩尤神暴也。’帝曰：‘谁能破之？’曰：‘关帅可，已敕之矣。’寻奏大风霆偃巨木，已而霁，则池水平若镜，盐复课矣。帝召虚静劳之，曰‘关帅可得见乎？’曰：‘可。’俄而见大身克庭。帝惧，招一崇宁钱报之，曰：‘以为信’。明日封崇宁真君。”关公死后，历有封谥，但在诸神祠中位不甚尊，唯其与蚩尤战，方神威倍增，跃而为赛场上供奉的“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从古老的神话渐渐演进为后世的传说，是随着社会的进展，人们依据现实的生活意向，把理念和愿望渗入到“造神”活动的结果。关老爷不负众望，跨入神国，战胜蚩尤，“伏魔”神职，因而易主；似乎也在暗示着人类对大自然的进取精神。根据许许多多的民间传说，如今三晋古赛祭坛上奉祀的如“大唐文武太宗皇帝尊神”、“护国灵贶王尊神”、“敕赐广禅侯尊神”以及“二仙奶奶”、“石娘娘”等一批“世俗神”，也都被虔诚的善男信女拥列于迎神赛社的供奉行列。我以为，这正是民俗文化进入新的层次，由“雩”向“赛”演进的时代标志；而民间赛事的内容和形式也因之发展丰富起来。

据五十年代调查，晋南赛祭中“开‘锣鼓杂戏’先河的第一戏”就是《关公战蚩尤》；说的是解州盐池水浸，缘是蚩尤为害，王钦若奏请宋真宗莅解祭盐，召天师降妖，天师命值日神关羽统率阳兵大战蚩尤，关公兵头戴槐树叶，蚩尤兵戴皂角叶，两军厮杀，终破蚩尤，解池乃复旧观（见《蒲剧十年》墨遗萍《蒲剧小史》）。八十年代在上党地区先后发现的两种乐星图”古赛抄本，所载队戏、

杂戏、队舞戏亦均有《破蚩尤》或《关大王破蚩尤》等名目。由于一批“新神”进入赛场，他们的事迹或有关他们的传说，也都以相应的艺术形象出现在迎神赛社之中。如护门神神荼、郁垒被后世传说的唐太宗两员大将秦叔宝、胡敬德所取代，赛戏中就出现一大批有关秦叔宝、尉迟恭等唐代历史故事剧目；又如后汉“永平中，显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并附会“中兴二十八将，前世以为上应二十八宿”（《后汉书》）；于是赛场中即以二十八宿为值日神，一大批关于铍期、马武等汉代历史故事剧目也就粉墨登场了。这样，赛戏的题材选择逐渐从神怪世界往历史现实推进，经过长期积累，从而形成了三晋古赛自身的艺术体系⁷。

但这并不意味着古雩艺术已经消失，而是表明随着历史的进程，“雩”与“赛”呈现“合流”状态汇入容量更大的民俗文化载体。在现存赛戏剧目中，具有雩仪特征的剧目也还不少，如雁北地区的《斩旱魃》（一名《斩赵万牛》）、忻县地区的《调鬼》、上党地区的《鞭打黄痨鬼》、《钟馗显圣》、《五鬼戏判》、《猿猴脱甲》等，既明显地保留着驱雩逐疫的艺术形态，又不同程度地渗入了以人间世俗事象为内容的人文意识，因而更为群众所接受。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历史题材的赛戏剧目，在表演形式上亦不失驱雩意蕴。如上党队戏《过五关》、《斩华雄》等，其表演形式也是台上台下结合，标旗引队，红脸关公跨上赤兔马，引领汉家队伍，浩浩荡荡，遍游村街委巷；沿途村民焚香顶礼，鞭炮齐鸣。此刻的“伏魔”大帝关老爷，较之往古的方相氏更加神威百倍，而在民众中产生穰灾祈福的心理效应也更加深邃。正如《荣河县志》载：“正月赛社，土人妆扮登台曰‘杂戏’；先以锣鼓旗帜，遍游委巷，其古‘黄金四目，索厉驱疫’之遗俗乎？”三晋古赛从赛事程

序、赛事内容以及赛戏艺术的表现方式等方面，都包容着古雩的成份，是否可以说：“雩”在“赛”中？

（二）

“国之大事在祀与戒”（《左传》）。不同于历史上有悖于“礼制”的所谓“淫祀”，雩祭与赛祭历来得到官方的保护和支持。

《礼记正义·月令》：季春之月“命国雩，九门磔禳，以毕春气”；仲秋之月“天子乃雩，以达秋气”；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周代国君是很重视雩礼的。孔子遇“乡人雩，朝服立于阼阶”（《论语·乡党》）；说明提倡“礼治”的孔夫子对这种“近于戏”的民间雩事，也要身穿朝服，立于东阶，恭而奉之。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晋古赛与古雩具有同等的价值标准和继承性。考诸史志，山西的迎神赛社当是古代帝王庙祀仪制向广大农村的延伸。据《蒲州府志》载，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9）

“立后土祠于汾阴脍上”⁸，采纳祠官宽舒等人的奏议，按帝王“郊祀”的规格，亲临汾阴祀后土，“上（武帝）亲望拜如上帝礼”；其仪制是极为隆重的。《汉书·礼乐志》载，汉武帝定郊祀之礼，立乐府；命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作《郊礼歌》十九章；这次汉武帝祀汾阴后土亲赋《秋风辞》，想来在祭祀仪式中可能配有乐舞，只是志载不详罢了。此后，历代帝王多有亲临汾阴祀后土的活动；而最有影响的一次当为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宋真宗命“陈尧叟为祀汾阴经度制置使，王旦为大礼使，王钦若为礼仪使。令群臣详定仪注”；经过充分准备，真宗带领群臣于“四年正月，出京师。二月丙辰，至奉祇宫，巳未，遣入内。都知邓永迁诣祠，上衣

服供具。庚申，群臣宿祠所。辛酉，具法驾诣睢坛。夹路设燎火，其光如昼。周列黄麾杖至坛次，服袞冕登坛，祀后土地祇，备三献，以太祖、太宗配如封禅⁹之礼。讫，改服通天冠，绛赭袍，乘辇诣庙，设登歌¹⁰奠献……”。这次盛大的祭祀活动，引奋三晋臣民，“民有扶携老幼，不远千里而来观者”（上引均见《蒲州府志》）。宋真宗这位“好为杂剧词”的皇帝所倡导的“歌者登堂”的祭祀模式，似乎树起了榜样，民间靡然从之。据天禧四年

（1020）立《河中府万泉县新建后土庙记》载，民众就是仿“王者以父道事天，母仪事地，郊祀之礼，三载一举”的规制，循“睢上后土之祠的范例，又兴建了一座后土圣母庙，而且在庙内还修建了一座砖木结构的舞亭。请注意，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一座舞亭形制的建筑，较之《东京梦华录》中记载的北宋宣和年间在汴京的瓦舍勾栏早出数十年。无疑，这座舞台是用于赛祭娱神的，意味着北宋的歌舞杂戏先于汴京而早在河中府一带迎神赛社中孕育生发起来。同时也表明民间赛事表演活动出现固定性演出场所，是对“流动型”的古傩歌舞艺术形态的突破，是由“傩”入“赛”的重大转折。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也提供了这种信息：曾在两汉傩仪中出现的方相氏及与之相配的十二神兽，已在宋室宫廷的大傩仪中消失，代之以“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伟，贯全副金镀铜甲，装将军；用镇殿将军二人，亦介冑，装门神。教坊南河炭丑恶魁肥，装判官。又装钟馗、小妹、土地、门神之类”。这种由杂剧艺人妆扮登场的驱傩表演，从内容到形式也是对古傩的突破和发展。由此想见，以民间乐户艺人为主体的迎神赛社活动，不断把民间歌舞戏伎艺术纳入赛场，当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宋初，太祖深察五代时武夫治国的弊病，“择才能之士出宰大邑”（《澠水燕谈录》卷五）实行文治；将“王权”与“神权”相结合，倡先王之道以治天下。乾德元年（963）太祖诏曰：“历代帝王，国有常享，五代乱离，率多坠废。匮神乏祀，阙礼甚焉。其尧庙在临汾县，以稷契配，舜庙在河中府，以皋陶配；禹庙在夏县，以伯益配。每三年一享。仲春月行事。”皇家的倡导，官方的支持，民间春祈秋报的赛事活动蓬勃兴起，并对广大的农村经济起到规范、协调和促进作用。至真宗年代，如前引天禧四年碑记云：

“今吾辈仓廩实，衣食足，田无灾害，家获义安，无征戍以役乎丁，务耕桑以成其业。虽承帝力，岂非神降之福哉！”于是修庙祀神，相沿成俗。因此，从总体分析，三晋古赛起始就渗透着“礼治”精神，又经过“神权”意念的泡浸，代代递传，形成了民间祀神的“典章制度”。它包含着政治、经济、伦理、道德、文艺等方面，是漫长的农业社会群体意识外化的物质形态，是入宋以后发展以村社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

从金元到明清，在山西境内以村社为单元修建的庙宇星罗棋布。“各村皆有神庙，置神头数人，轮充者多间有举，充者司演戏、说书、祀神诸事”；“村各有迎之神，大村独为一社，小村联合为社，又合五、六社及十余社不等，分年轮接一神；所接神有后稷，有成汤，有伯益，有泰山，有金龙四大王，又有五龙、五虎、石娘娘等神”；“祈年报赛、演戏酬神，事虽俗，义则古也”；“辄令女巫、乐户歌舞有享，愚民奔走若狂，岁以为常。”（引自绛县、闻喜、荣河、神池、大同诸县府志）。频繁而广泛的祈年报赛活动历代相沿，而官府用以凝聚人心，规范社会、激励生产，“春祈百谷之生，秋报百谷之成，人民富庶，享祀丰洁，八腊通而万事顺；

（明成化十八年（阳城）《重修下交神祠记》）；成为治理广大农村的重要措施。故凡官办赛事，邑侯县令亲临赛场，与主礼、乐人、神头、社首以及参予赛事各色人等，扮天神天将，装假面鬼神、神马、神轿、社火、抬阁、标旗、仪仗，组成浩浩荡荡的迎神队伍，向所请主神的祖庙出发；鸣锣开道，沿途鼓吹，香烟缭绕，礼炮轰鸣；抵达祖庙时，县官引领主赛诸人，焚香叩拜，致祭明誓，迎请主神返回赛场神庙，安于神位，然后才正式开始为期三至六天的赛祭活动。赛祭的规模宏大，内容繁富。新近收集到的《唐乐星图》（见《戏友》1990年增刊）等十四种古赛资料，林林总总，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三晋古赛的历史面貌。

通览三晋古赛的发展历程，缘起于先王“庙祀”。明阳城人王玠撰汤王庙《重修乐楼之记》云：“尝稽诸《易》曰，‘先王以享帝立庙’。又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故庙所以聚鬼神之神，而乐所以和神人也。”翼城县明人侯九臣《重修尧舜禹汤之庙记》亦云：“飨祀之说昉于《礼》，流而为迎神赛社之风；萃涣之卦画于《易》，广而为建庙塑像之事。”都比较历史地揭示了山西境内迎神赛社的衍变轨迹。

（三）

“傩”与“赛”是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国古代天人贯通、万物有灵、天象与人事因果相应等哲理观念上构建起来的民俗文化体系。从这一角度审视，傩文化与赛文化都有着共同的思想核心。古傩的发迹与中国古代神话密切相关。本文开篇引《淮南子·天文篇》所说东西南北中、金木水火土，黄帝居中，统制四

方的神国统治图，实质上是“天人贯通”宇宙观的形象图解。沈雁冰在《中国神话研究ABC》中也提到，某些“神话已经受过浓厚的‘哲学化’”了。古雒中的蚩尤或其衍化的方相氏，十二神（兽）中的代表穷奇（《史记·五帝本纪》谓：“少昊氏有不才子，天下谓之穷奇。”）“黄、蚩之战”中的应龙、女魃；风伯、雨师以及为双方助战的神魔魍魉等，他们的怪异形象和神奇的行为方式，从哲学思考，当是人类童年社会在“混沌初开”的宇宙中为生存而争斗的影像。到了宋代，也就是古赛文化兴起的时代，天人贯通的哲学意识发展到极致，那就是宋代理学。“理学家讨论天人问题，以理作为对宇宙自然和历史社会的最高概括，把人类社会历史作为宇宙总过程的组成部分。求‘理’的思维特征之一，是通天通地贯古贯今。”（吴怀祺：《简论宋代理学对史学的影响》）

由于“雒”与“赛”是处在不同历史层面上的产物，它们的文化形态或者说艺术特征，又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古雒艺术是反映远古先民对大自然的幻觉所产生的惊奇或恐惧，激发起刚强不息的精神，它的艺术创造闪烁着拼搏争斗的火花。而赛的产生，则是人类已经成为大自然的朋友，对宇宙的认识深化，并参与大自然造化养育万物的活动，人与自然息息相关，相依互赖，所以“赛”的艺术特征和审美效应主要是“和悦神人”，以达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

当然，我们不能截然划分“雒”与“赛”的美学倾向，两者的艺术承传和交融，必然会产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例如“遵行雒礼，禳瘟逐疫”的《曲沃扇鼓》，其中十二神家，且歌且舞，贯穿雒仪的全过程，这无疑是古雒中十二神（兽）的变异，他们踩着八卦形步位行进的态势，也自然使人产生巫作“禹步”的联

想，由一位神家筛“马马子”，赤膊上场，持刀开红，抽鞭逐疫的表演，似乎顶替了古雠中方相氏的角色。凡此种种，我们不难确认这是雠的艺术。但是，从艺术整体构想及其艺术效果考察，显然超脱了古雠形态而落入三晋古赛文化氛围之中了。以《后汉书·礼仪志》关于“大雠”的描述作比较：“十二兽……逐恶鬼于禁中。中黄门倡，侺子和曰：‘甲作食歹凶，，肺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者食咎，伯奇食梦，强梁、夜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追逐“恶凶”的十二神

（兽）狰狞而勇猛的形象，在曲沃扇鼓中已经淡化甚或消失了，十二神家，花翎顶帽，红裤长袍，翻穿羊皮短袄，左手执羊皮扇鼓，右手执丝穗击杖，歌舞有序，妆扮划一，无追逐“恶凶”之情势，倒具有赛祭之仪风。再看中黄门和侺子唱和的咒词：“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汝躯，拉汝干，节解汝肉，抽汝肺肠，汝不急去，后者为粮！”这样如火如荼的血肉拼杀，在曲沃扇鼓中也已荡然无存，而代之以请神、下神、游村、入坛、打仓、攀道、采桑、坐后土、送娘娘等，颇近赛祭仪制，透出禳灾祈福的祥和气氛。从这种比较中可以看出“雠”与“赛”在艺术上相互影响和审美的时代印记。

从三晋古赛中考察某些具有雠戏艺术成份的剧目，反而比曲沃扇鼓的“雠礼”因素更形浓重。如上党队戏《鞭打黄痨鬼》被群众追赶捉住后，有“开肠破肚”的情节；又据壶关县老艺人崔路则说，队戏中就有《调方相》的名目，他未经目睹，据说“《调方相》和梆子《千秋剑》中的‘调刺’差不多，七、八个角色，都戴面具，不唱不说，只舞蹈，锣鼓伴奏，台上台下都演”（见山西上党戏剧院编《戏剧资料》总第15期）。类似这些剧目以及本文第一部分后面提到的一些赛戏剧目，都明显地保留着古雠艺术形态，但又是经

过赛戏舞台规范，更迎合了世俗化的审美情趣。概括地说，“傩”与“赛”在艺术内涵上有着相互联系的同一性，但由于不同的文化氛围，不同的审美取向，又把它们区分为不同层次的民俗文化范畴。若从发展的角度观察，则仍是呈现着由“傩”入“赛”的历史倾势。

《中国戏曲志·山西卷》的编纂工作，推进了对戏曲资源的开发。八十年代后期，分别从潞城县南舍村曹家、长子县东关村牛家发掘的古赛资料，揭开了三晋古赛的深层底蕴，拓宽了赛戏艺术的研究领域。大曲歌舞、词调小令、杂剧院本、前行赞词以及形成了戏曲剧种的晋南锣鼓杂戏、上党队戏，忻州赛戏、雁北“赛赛”等，内容十分丰富，表明宋、金、元、明历代的戏曲资源，都蕴藏在三晋古赛之中。有的学者曾经考察晋南的戏曲文物，如临汾明应王殿元代杂剧壁画、魏村的元代舞台以及侯马等地的金墓杂剧砖雕等，联系中国戏曲发展的史实，称誉山西古平阳是“中国戏曲的摇篮”。但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这些戏曲文物都出自“聚神鬼之精神”的神庙或坟墓之中，而不是单纯的戏曲艺术存在物。我以为这都是与历代迎神赛社相联系的产物。如果把地上地下的戏曲文物嵌入古赛文化背景下思考，也许对研究中国戏曲的生成和发展会得到更多的科学依据。

线型思维往往使我们的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们需要综合分析，找出事物的内在联系，才能把握其发展规律。

注 释：

1. 见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页八。

2. 《路史》后记二引《风俗通》：“女娲，伏羲(羲)之妹。”
3. 卢仝《与马异结交诗》：“女娲本是伏羲妇。”
4. 常任侠《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云：“伏羲一名，古无完书，或作伏戏、庖牺、宓羲、虑羲，同声俱可相假。伏羲与槃瓠为双声。伏羲、庖牺、盘古、槃瓠，声训可通，殆属一词。无问汉苗，俱自承为盘古之后，两者神话，盖同于一源也。”闻一多《伏羲考》也作如是说。
5. 《山海经·海内经》：“黄帝娶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颡项。”
6. 如《中国雒文化论文集》中陈多同志《古雒略考》论述颇详。
7. 拙作《论山西古赛戏的构成方式》有所述及，可供参考。
8. 汾阴脰，在今万荣县北汾水上。《水经注》：“有长阜背汾带河，长四五里，广二里余，高十丈，汾水历其阴，西入河，《汉书》谓之汾阴脰。”如淳注《汉书》曰：“脰者，河东岸堆崛，后土祠在西。”
9. 封禅：帝王祭天地的典礼。《大戴礼·保傅》：“封泰山而禅梁甫。”自秦汉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把封禅作为国家大典。
10. 登歌：古代举行祭典，大朝会时乐师登堂而歌。《周礼·春官大师》：“大祭祀，帅瞽登歌，令奏击拊。”注：“郑司农（众）云：登歌，歌者在堂也。”